

论文学苏州书写中“水”意象的呈现

岳争艳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摘 要:水构成了苏州古城风貌最重要的部分,亦造就了苏州城市的水文化。水文化对苏州作家创作的影响之一就体现为其笔下“水”意象的呈现。本文通过论述陆文夫、范小青、苏童、朱文颖四位苏州作家笔下的水意象群,探讨他们受水文化的浸染进而表现出的不同情感诉求。陆文夫、范小青的作品展示着苏州水城市井风情画的风貌;苏童笔下承载着潮湿腐败又充满诱惑的南方记忆;朱文颖诉说着既现代又古典的烟雨苏州。“水文化”影响着苏州作家,并因不同的情感体验创作出丰富多彩的文学苏州形象。

关键词:文学苏州 苏州作家 水意象 情感诉求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853(2018)04-051-06

苏州,素以清秀美丽的水环境著称。唐朝时文学家苏双翔称道此地“地卑而多水,人柔而鲜争”;李绅借《过吴门二十四韵》描述苏州“烟水吴都郭,阊门架碧流”;洪亮吉在《网师园》中称道“太湖三万六千顷,我与此君同枕波”;张祐称赞“万家前后皆临水,四槛高低尽见山”,历代文人对苏州水环境、水风貌的描述不绝如缕。苏州河道之多、水巷之美确实是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寻常百姓门前屋后的小桥流水,古典园林假山花草深处的潺潺细水,城外太湖中波光粼粼的湖水……人们说,“岸上一个苏州,水里一个苏州”,水构成了苏州古城风貌最重要部分,亦造就了苏州城市的水文化。苏州阴柔、清丽的水文化影响了该地文人的文风,浸润、滋养着苏州文学,使得苏州文学普遍呈现出阴柔气质。水对该地文学产生的影响还延伸到当代苏州作家的写作中,尤其体现在以苏州为背景的作品中。吴义勤曾指出受古城水乡的影响,当代苏州作家创作中普遍存在湿潮、阴柔之气。^[1]

苏州书写中,氤氲着湿潮、阴柔之气的水意象既延续着古城苏州的水文化气息,又传达着作家各自独特的精神诉求。在苏州作家陆文夫、范小青、苏童、朱文颖的文学书写中,河、雨、桥、井等水意象群建构了他们各自心中的苏州形象。范小青、陆文夫呈现的是苏州古城的风貌,水更多以地域背景出现,描摹出传统江南水乡浓郁的市井气息;在苏童笔下,苏州风物则借助以河流、雨为代表的水意象呈现出来,河流承载着作家文学记忆中的南方精神;素有“苏州张爱玲”之称的朱文颖,则通过雨、花、狐等代表精致江南的水意象,营造出富有浪漫诗意、古典气息的苏州。水意象的呈现,虽然跟

收稿日期:2018-08-26

作者简介:岳争艳,女,1985年生,河南温县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作家自身的气质、审美趣味、童年记忆、时代影响都有关联,然而毋庸置疑,苏州水文化传统的影响亦发挥了关键作用。

王彬彬认为,地域文化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有几种方式,一个是直接的、明确的,作家写小说就是为了表现地域文化,就像冯骥才写天津;还有一个是间接的,作为底蕴和气息流淌在血液里的地域文化性,这种文学创作的个体性是非常重要的。^[2]显然,陆文夫的苏州书写更倾向于前者,范小青则属后者。陆文夫曾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是我写苏州,实际上是苏州在写我”。^[3](P256-257) 陆文夫是有着自觉地域文化书写意识的作家,在文学苏州书写中,将古城小桥流水的恬静生活、市井百姓的喜怒哀乐尽收笔下,故而,“陆苏州”的名号绝非浪得虚名。

陆文夫的作品中,鲜明体现了江南邻水人家的市井生活,以《井》最为典型。单从名字就可看出,此文是具有寓言警示式的小说。在苏州,因为水之多,故老百姓用井也广。据了解,苏州城曾有水井两万多眼,直到50年代,还保留了一万多眼,堪称世界之最。^[4](P153) 在《井》中,陆文夫围绕井,展开对束缚人、戕害人的封建礼教的反思。井是颇具江南地域指向的意象,平时看来,是小巷邻里洗衣、淘米、聊天交流的重要场所,但同时又是流言蜚语、家长里短的信息中心。陆文夫就抓住苏州市井人家生活之中汲取水资源的这一最重要场所,展开对苏州古老、传统文化闭塞一面的反思与批判。主人公朱世一和徐丽莎的爱情,是集会在井边摘菜、淘米的阿婆们传开的,对徐丽莎的流言诽谤、妒忌猜测也是从井这个信息中心蔓延开来的。甚至,最后徐丽莎不堪流言折磨而自杀,也是井边长舌妇人“杀猪似的”叫开的,“不好了,井里有人”。东湖家巷生活表面上依然平静得像一条小河,井边依旧有着说不完的话题,而徐丽莎鲜活、向上的生命在传统、闭塞的文化包围中最终凋零。“这个故事只能发生在苏州,像广州开放多了的城市,就不会有这种事。苏州的古老的文化传统,本身就是封建文化,有好的、精采的一面,更多的是不健康、负面的意识和观念”。^[5]

但陆文夫的批判不是疾风暴雨似的,更多是采取柔性的批判方式。这当然与其长期生活在苏州,与苏州柔性的水文化不无关联。陆文夫取材创作在苏州,创作思维也不可避免受到浸染。在《井》中,作家对古城平静水巷生活的赞赏认同,是与对井边流言蜚语蔓延、偷窥他人隐私的批判交织在一起的,这使得此种批判不是生硬、直接的,而是间接、略有悲悯同情的。陆文夫认为“他都有他的苦衷和他的局限性,你光批判没有用。……我不愿血淋淋、赤裸裸的暴露,而只想把丑恶展览一下,出出它的丑,让人发深思”。^[5] 围绕井边丑恶事物的展示中,读者依然能掩卷沉思,唏嘘不已,这正是柔性批判后劲强大之所在。

相较于陆文夫地域意识的自觉,范小青的苏州地域书写更多将吴文化作为一种底蕴和气息流淌弥漫在作品中。范小青从小长在苏州,“睁开眼学看世界的时候”就认识了苏州,认识了苏州人。诚如她所说“我是苏州人,从小在这里长大的,受这里的文化熏陶,表现出来的就是苏州文化这种状态”。^[6] 苏州文化作为一种底蕴,深藏在骨子里,影响着作家的创作。范小青认为要想了解吴文化,最好的方式就是了解苏州人。她对苏州人为人随顺、不急不躁、温吞水似的性格多有描述。《瑞云》中的瑞云性格平淡如水,遭遇的各种挫折,都在她永久不变的平和心态中一一淡化,她“平平静静一笑”,使得古怪刁钻的古董老先生瞬间安静下来。《光圈》中的吴妹妹平平淡淡过日子,做店长主任能任劳任怨干活,在家待闲也能吃白相,十分惬意,对生活没有过多抱怨。《还俗》中的结草庵主持慧文在还俗后,心境如水,虽在尘世,但心无杂念,达到了出家人的最高境界。《栀子花开六瓣头》中与世无争、做事情无可无不可的金志

豪是范小青塑造的典型苏州人性格,范小青称“金志豪就是吴文化”。这样一种随遇而安,没有大的人生追求和功利心的性格就是作家心目中苏州人的秉性。“苏州的人恐怕更是这样的,苏州人给人的印象是温吞水,什么事情都不急不忙,好像做不做都无所谓,但其实,苏州人是做着,而且是独具个性地做着,从小处做,就做出了大气来,这就是苏州”。^[7]苏州人“温吞水”似的糯性性格与苏州水环境、水文化有着内在关联性。多水的环境、湿润怡人的气候、封闭狭小的水道小巷,这些都造就了苏州人平和冲淡、不急不躁、与世无争的“水”性格。

与范小青作品中呈现的“温吞水”性格的苏州人相融合的是作家柔性的叙述方式。范小青受吴文化气息的影响是潜移默化、根深蒂固的。这种深入骨髓的文化熏陶,不仅体现在作品中冲淡平和的吴人群像描摹中,以及苏州城市浓郁的地域风情描述上,还体现在作家的写作思维上。范小青自称《鹰扬巷》《六福楼》《瑞云》等一批描述苏州市井生活的作品为“情致小说”。这些作品不注重情节,没有中心人物,淡淡的,散散的,如同“不急不忙地泡上一杯碧螺春茶,独自个儿慢慢品”。^[8]平淡如水的人与散淡的情致书写融合在一起,浑然天成,营造出平静、柔慧、婉约的水气息。

陆文夫以描绘苏州、呈现苏州为已任,善写苏州水巷人家的市井日常生活,在小桥流水人家颇富市井气息的日常中呈现着水巷风俗风貌,苏州水文化氤氲在水巷百姓人家生活日常中;而范小青的“苏味写作”则无处不浸染着吴文化气息。对苏州人“温吞水”性格的把握以及作家的柔性写作方式,无不体现了苏州水文化的影响。如果说这两位作家于文学苏州水意象呈现的意义在于苏州水巷风貌、苏州传统市井生活与苏味文化的个性体现,那么苏童、朱文颖文学苏州中的水意象,则呈现了作家文学记忆中潮湿、浪漫富有诗意的南方生活。

苏童“香椿树街系列”“红粉系列”“城北地带”等作品大多以南方为背景。苏童塑造的文学南方来源于故乡苏州,取材于童年的生活与回忆。诚如苏童所言“我的资源确实还是苏州城北的那个地方”^{[9] [P113]},他的童年时代“在苏州城北一条古老的街道上度过。那段生活的记忆总是异常清晰而感人”^{[10] [P84]},因此他的许多短篇小说都是依据那段生活写成。苏童的文学南方是经过作家想象的翅膀重塑的文学苏州,在苏童的文学南方里,充斥着潮湿与阴冷,又弥漫着神秘、缜密的气息,而呈现这种气息最重要的元素来源于作品中水意象的营造。

苏童擅长利用河流、雨、大河等水意象来构建他心目中的南方形象。其中,河流意象的营造成为苏童记忆南方的主要手段。苏童作品中故事的发生地几乎都与河流有密切联系。《刺青时代》中阴郁孤独的小拐出生在结满厚厚冰层的护城河上,“第二天凌晨,有人看见王德基的女人穿着红毛衣躺在冰河上。她抱着她的花棉袄,棉袄里包着一个新生的婴儿”;南方少年的性启蒙也来自河流“……舒农径直走到河边,他看见那东西漂在水上,像一只瘪破的气球。他捡起一根树枝把它挑上了岸,在月光下它白得耀眼,……舒农把它藏在口袋里带回屋去睡觉”;河流亦成为邪恶与死亡的帮凶,“冬天下第一场大雪的时候,红菱姑娘的尸体从河里浮起来,河水缓慢地浮起她浮肿沉重的身体,从上游至下游流去”(《南方的堕落》)。苏童笔下众多故事的发生地之所以都与河流牵扯着联系,源于作家对河流的痴迷与特殊情感“大家都知道我是苏州人,对于‘河流’这个词,我非常敏感,有时候听见会不自觉打一个激灵,有一种内心的火被点燃的感觉,我相信很多人对于某些词会有特别的感受,河流对于我来说就是如此。……我一出生就是在河边,一睁眼看见的就是河流,我从小撒尿,从来不去别处。这是我对于河流的一种解释,是我自己记忆中对于迁徙、家庭、生活的一种依恋。”^[13]河流寄托了作家深厚

的个人情感,是作家对故乡苏州最深刻的记忆,河流显然成了作家心目中故乡的代名词。

作家对故乡南方的情感是复杂矛盾的。苏童曾在随笔《南方是什么》中指出,他回忆故乡的方式是另类又独特的,“选择了一种冷酷得几乎像复仇者一样的回忆姿态。这是一种偏执的难以解释的敌意……”。正是在这种难以解释的敌意和复杂偏执情感驱使下,作家心目中故乡代名词“河流”风景的呈现时而浪漫美好,时而肮脏丑陋。“香椿树街”上的河流既有夕阳晚照的美好与空旷:“秋天河水上涨,西斜的夕阳将水面和两岸的房屋涂上一种柑桔皮似的红色,香椿树街平庸芜杂的街景到了石码头一带就变得非常美丽”(《刺青时代》),又有世俗南方的潮湿、肮脏与丑恶:“我们的房子傍河建立。黑黝黝地密布河的两岸。河床很窄,岸坝上的石头长满了青苔和藤状植物。我记得后来的河水不复清澈,它乌黑发臭,仿佛城市的天然下水道,水面上漂浮着烂菜叶、死猫死鼠、工业油污和一只又一只避孕套。”(《舒家兄弟》)河流意象寄托着作家对故乡隐晦的童年记忆与复杂情感。

苏童文学记忆中的南方,除了不可或缺的河流,“雨”亦成为点缀其中的布景。“当我回忆南方生活时总是想起一场霏霏晨雨。”(《南方的堕落》)霏霏细雨成为苏童笔下南方生活的基调,也定位了其笔下潮湿、破败的南方氛围。《园艺》中的侦探所坐落在肮脏拥挤的街道上,“街道两侧的木楼破旧杂乱;……雨水在路面上积成大大小小的水洼,水洼里漂着垃圾、死鼠甚至人的粪便”;《另一种妇女生活中》中没完没了的梅雨季节、潮湿凝重的空气、闷热无比的酱园、旧酱缸里飞舞的蚊子与苍白、神经质的梅家姐妹,共同构成了病态、压抑、沉重的南方生活。

河流与雨组成的水意象共同营造了苏童心目中的南方精神。南方精神是什么?作家在《南方是什么》中试图进行回答,“我所寻求的南方也许是一个空洞而幽暗的所在,也许它只是一个文学的主题,多少年来南方屹立在南方,南方的居民安居在南方,唯有南方的主题在时间之中漂浮不定,书写南方的努力有时酷似求证虚无,因此一个神秘的传奇的南方更多地是存在于文字中,它也许不在南方。”^{[12] (P130)}苏童的文学南方氤氲在雨与河流共同营造的颓败、死亡气息中,体现在“潮湿的空气中发芽溃烂的年轻生命”中,浓缩在“龌龊矮小街坊邻居”身上,这种难以言说的南方气息与精神,是作家一直困惑并寻找的。难以言明的南方精神也许可以通过苏童小说中的一句话来总结:“南方是一种腐败而充满魅力的存在”(《南方的堕落》)。

苏童选择河流与雨构成水意象元素构建南方精神,与“腐败而充满魅力”的文学南方相融合的叙述手法则是绮密、华丽、感伤的文风。《妻妾成群》中萧瑟阴郁的基调,《南方的堕落》《舒农》《刺青时代》等作品中呈现的感伤、怀旧氛围,以及苏童描写江南女性擅长的瑰丽铺陈的辞藻等,都体现着作家受河流哺育形成的审美趣味、创作思维。吴地苏州的水环境和湿润怡人的气候易形成人们纤细敏感的思维,忧郁感伤的气质,加之苏童童年的重病经历,共同催生了作家纤柔细腻、感伤阴柔的审美趣味。也唯有此种美学趣味,才能呈现出如此腐败而又令人难忘的南方图景。

在70后苏州女作家朱文颖的创作中,苏州一直是灵感的源泉,无论故事发生地是否在苏州,她的小说中总有苏州的影子。朱文颖如此形容她小说的底色:“我的小说肯定是与苏州有关系的。它是我的无底之底。”^[13]同为苏州女作家,人到中年的范小青善于描写苏州老街小巷散发的市井智慧与文化气息;而年轻的朱文颖则更喜欢在浪漫空灵的思绪中书写古典与现代并存的苏州形象。在她笔下,苏州俨然成为颇富浪漫诗意、风姿绰约、向往爱情的妙龄女子,与苏州一贯的城市印象颇为吻合,或者说正是在代代文人的努力传承中,苏州浪漫诗意的城市形

象才得以延续。

有评论家曾说朱文颖是“手持轻罗小扇置身于旧时代苏州的画舫上”^[13],做着古典苏州的梦。我们之所以能感受到朱文颖塑造的具有浓郁古典诗意的苏州形象,是因为其笔下极富浪漫的雨、花、狐等意象的运用以及古典绵长气息的营造。其中,尤以雨意象的运用最为频繁、典型。在朱文颖小说中,时缓时急的雨总是下着。她总是在烟雨蒙蒙的雾气中为我们呈现古城苏州发生的故事。《水姻缘》中,苏州女子沈小红结婚当天下一场似有若无的雨,“雨还是在下着。裸露在外面的额头、手臂、鼻尖、各种各样的地方,都能感觉到雨其实还是在下着。只是突然之间变成了一种烟一样的东西。变成了一张网”,对雨的描述其实是沈小红对未来婚姻生活的感知,如烟一样缥缈,如网一样无处逃离。《阿三的猫》中,孤独的阿三透过窗户看到雨中世界如雾气一般不真实“空气中布满了水汽,湿漉漉的。阿三看见那些水汽慢慢地爬进屋子里来,屋子里充满了水汽,白茫茫的,就像一个银色世界”;《浮生》中诡异的太阳雨寓意着三白与芸娘危机四伏的婚姻状态,世事无常的尘世生活;而《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中,朱文颖将箫声、雨声、吟唱声、虫声糅合在一起,营造出烟雨江南梦境诗意的氛围,“这个客居南方小镇的秋雨之夜,好几个人又都听到了夜莺的声音”。虽然,与苏童一样,朱文颖文学苏州中“雨”意象的运用也极为频繁,但两者呈现的南方意境截然不同。苏童“雨意象”中南方充斥着潮湿、颓废、粘稠甚至令人绝望的气息,朱文颖“雨意象”下的苏州却充盈着古典浪漫与温情诗意。这除了源于两位作家的性别差异,与他们不同的苏州情感体验也有着关联。苏童对南方的情绪是充满敌意的,作家借人物之口说“我承认我是南方的叛逆子孙,我不喜欢潮湿、肮脏、人头簇拥的南方,谁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但朱文颖则在作品中无限歌颂着细小南方“在这个城市里面,我们经常被河、水,或者雨包围着。这是一个与水有关的城市”(《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朱文颖用其细腻感性的心灵体悟着水一般柔情的城市,传达着在颓迷南方情绪中自我的爱情观和人性的观察。

自古以来,古典浪漫的氛围都是催生爱情的天然温床。朱文颖烟雨江南氛围的营造难免不与恋爱、婚姻扯上关系。《浮生》中芸娘与三白平淡婚姻生活的危机,《水姻缘》中颇富心机的苏州女子,将市井中知人识务的现实用在婚姻追寻中,《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中莉莉姨妈一生都沉浸在理想主义爱情之中。朱文颖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写小说的根源是为表达爱情观。苏州城市文化内核似乎更适合发生朱文颖所期待的单纯、浪漫的爱情。

朱文颖情绪化的叙事手法,也助力于其烟雨江南的意境营造。朱文颖有着典型的江南文体叙事风格,其对细节的格外描摹,对冲突情节的节制,对暧昧、阴柔语言风格的痴迷……这些都使得她的书写呈现出“水意之光”。阴柔的水意书写方式与烟雨蒙蒙的细小南方形象塑造,使朱文颖在同龄作家中独树一帜。朱文颖对古典气息的追求与营造,婉约典雅的气质承继着苏州吴文化的传统韵味,浸染自苏州阴柔水文化的传统。而朱文颖作品中浪漫、唯美、阴柔的细小南方,又成为苏州这座城市历史活体的记忆与叙述,并呈现出当代苏州真实生动的美感形象。

王蒙说得好:“一方水土养一方作家作品。一方作家作品使这一方水土更加凸显特色”。^{[16][18]}苏州的水文化浸染着苏州作家,文学苏州中水意象的呈现又愈发彰显古城苏州清丽典雅的水风貌以及文化品位。通过探寻苏州作家笔下的水意象群,可以看到苏州城市风貌、风俗,也可以体悟苏州水文化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作家写作思维与创作心理产生的影响,进而有助于我们从水意象视角来看苏州作家相似的审美趣味以及不同的精神诉求。

苏州作家受到苏州“水文化”的浸润,在文学苏州中呈现的水意象十分鲜明。我们可以看

到在陆文夫、范小青作品展示着苏州水城市井风情画的风貌,苏童作品承载着潮湿腐败又充满诱惑的南方记忆,朱文颖诉说着既现代又古典的烟雨苏州。曾有评论者指出,作家只有在情感上真正融汇在区域文化中,才能感知到独特的区域精神,书写出真正的区域经验。^[16]苏州作家们正是因为因为在情感上沉浸在苏州城市文化中,用心领悟着“水文化”产生的独特体验,才得以创作出如此丰富多彩的文学苏州形象。

参考文献:

- [1] 吴义勤. 温暖的情怀与冷艳的气质——评《一坛猪油》与《浮生》[J]. 文艺争鸣, 2012(6).
- [2] 王彬彬. 地域化渐行渐变, 苏州当代小说有何可能性[N]. 中华读书报, 2015-12-16(8).
- [3] 陆文夫. 姑苏之恋[A]. 陆文夫散文[C].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
- [4] 陆文夫. 老苏州: 水巷寻梦[M]. 南京: 江苏美术出版社, 2000.
- [5] 施叔青. 陆文夫的心中国林[J]. 人民文学, 1988(3).
- [6] 范小青、于新超、姜帆. 现代传统下的当代作家写作[J]. 西部·华语文学, 2008(2).
- [7] 范小青. 文化与人[J]. 中篇小说选刊, 1990(3).
- [8] 范小青. 意外的相逢[J]. 世界文学, 2004(6).
- [9] 苏童、王宏图. 苏童王宏图对话录[M].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3.
- [10] 苏童. 一份自传[A]. 寻找灯绳[C].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5.
- [11] 苏童. 重返先锋: 文学与记忆[J]. 名作欣赏, 2011(7).
- [12] 苏童. 露天电影: 苏童散文[M].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4.
- [13] 吴俊、朱文颖. 朱文颖访谈录——古典的叛逆[J]. 当代作家评论, 2001(6).
- [14] 林舟等. 朱文颖小说六人谈[J]. 小说评论, 2000(2).
- [15] 王蒙. 想念文夫[A]. 江苏省作家协会. 永远的陆文夫[C].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6.
- [16] 郝敬波. 国家形象研究视阈中的区域书写与中国经验——以新时期江苏短篇小说创作为例[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5(6).

责任编辑: 丁 可

On the Representation of Water Image in Suzhou Literature

Yue Zhengyan

Abstract: Water takes up a major landscape of Suzhou, and makes up the “water culture” of this city. The representation of water image is one of the influences exerted by water culture on the Suzhou writers. This paper takes the water image depicted by four Suzhou writers, namely Lu Wenfu, Fan Xiaoqing, Su Tong and Zhu Wenying, to savor and examine their varied emotional appeals imbued with water culture as reflected in their works. Lu Wenfu and Fan Xiaoqing depicted the daily routine of Suzhou, while Su Tong reconstructed the reminiscence of the damp, decaying yet alluring South, and Zhu Wenying portrayed the modern Suzhou seasoned with a touch of antiquity, always veiled in mist and drizzle. The water culture of Suzhou has its due influence on the writers there, and in turn these writers, with their different emotional appeals, created varied and colorful images of literary Suzhou.

Key words: Suzhou literature; Suzhou writers; water image; emotional appeal.